



悶罐車

□ 羅昭倫

对于火车的印象，最初来自小学课本。那是纸上的火车，没有什么感觉。而就是这样的火车，也让我想象了好些天。后来在电影里，看到了立体动感的火车，但也只是停留在记忆里。

第一次看到真正意义上的火车，是到离家不远的谷口河火车站玩。具体是哪年哪月，现已回想不起来了，大约是十岁的样子。走进车站，门牌上“谷口河火车站”几个大字让人顿生敬畏。候车大厅里，有几排结实整洁的长条木板凳。购票窗口里面，端坐着同样让我心生敬畏的售票员。在那些和蔼从容的人群里，夹杂着南腔北调，让人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风情。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阵“咣当咣当”的声音传来。站台上，信号员手执红绿色信号旗，打着手势，吹着哨子。待旅客上车后，信号员便转身朝探头张望的火车司机做双手交叉摇摆的动作，然后举起旗子上下左右摇晃几下，嘴里吹着长长的哨音，意思是可以发车了。随即，列车伴着轰鸣，冒着蒸汽，缓缓驶出小站。这种火车，不是现在的高铁，而是那种晃悠悠的闷罐车。

第一次坐闷罐车，究竟是哪一年，依然回忆不起来，只记得是父亲带我去重庆。出发前一晚，我几乎整夜没合眼，心里想象着坐火车

的各种滋味。第二天一大早来到谷口河火车站时，那儿已挤满了人。站台不大，感觉很是喧嚣。等得不耐烦的我，时不时伸长脖子看向远方，和其他人一样迫切地期待列车快些到来。

终于，一列载着儿时梦想的火车从万盛方向开来了。乘车的人多，我和父亲费了好大的劲才挤上车。抬头一看，车厢四周封闭得严严实实，只有开着的大铁门处才有些许光亮透进来。我背着背包，站在一个角落，静静等待列车出发。几分钟后，一声长笛响过，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慢慢向重庆方向驶去。

我盯着脚下污秽不堪的地面发呆，原本想透过车窗观赏一路风光的好事，顷刻化为乌有，心里很是失落。不一会，车厢里开始弥漫出一股难闻的汗臭和呛人的旱烟味。渐渐地，人声嘈杂起来。

猛然间，车厢里变得一片漆黑，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觉得一股浓烈的煤烟味便窜进了鼻孔，呛得人受

不了。父亲忙用手轻轻捂住我的鼻孔，说这是火车进山洞了。好在没几分钟就出洞了。待塞满车厢的浓烟散去，父亲在我的头和肩上用手扑拉几下，立刻落下许多煤灰。我诧异，平日里看到的火车头冒出的长烟，竟然这么难闻啊！

顺着人缝望去，前后每节车厢满是人，就连过道上都一个挨一个地拥挤着，看着就觉得累。在这种状态下的乘客，随时都在寻找站立的地方，有挤到过道靠近座位的，便让边上的乘客往里挪，自己就将半个屁股挤坐到座位上。尽管也别扭，但总归比站着舒服多了。有的则不停寻找着座位底下和过道边的空隙地方，铺上报纸，干脆躺在地板上，一会就听到有节奏的鼾声。

闷罐车没有窗户，只在车厢上端开有几个很小的通风口，车厢内一盏马灯昏暗朦胧。角落里放一个尿桶，拉一块布简易遮挡，这便是厕所。不过，尿急时在拥挤的车厢里，想上个厕所显然并非易事。

慢悠悠的闷罐车不知过了多少个隧道和多少个小站，才到菜园坝火车站。父亲拉着我，随人流从站台上匆匆而过，我忙着四下张望，看到宽敞平整笔直的站台和一道道铁轨、闪烁的信号灯兴奋不已，就连出站的检票口也觉得好玩。

站在菜园坝广场，我好奇地瞪大眼睛东瞧西望，一切都新鲜。直到看到站台上停着的一列漂亮绿色客车，又是一阵兴奋。此前我以为所有火车都是黑色的，没想到竟还有这么好看的绿皮车，于是黏着父亲问这问那。

不变的春秋，见证着历史的巨变。如今，闷罐车虽已驶入历史深处，但我曾经的那些记忆，却愈加清晰。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名誉主席)



爱情像一颗石子

□ 叶仁军

爱情已经发白
需要在阳光下晒一晒
快要忘记
我们是如何相识的
老年痴呆症来得如此之快
这是物种的自然衰退。
泛黄的不只是叶子
还有信上的旧时光
1961年，红糖统一收购，统一调拨
爱情也是
那是我们父母的艰难时刻
在陈旧的史书上
深深地刻上动情的痕迹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送上
时代的快车
让青春在轴承下挥洒
鱼我所欲也
在长江岸边
我们看到鱼的映像
也看到自己日渐衰老的映像
我们为什么如此的远
和时间一样
在岁月的缝隙里
爱情像一颗石子
悄无声息地沉入水底
也许我们会醉，也许我们无比清醒
当爱情发白的时候
即使痛苦无比
也要在阳光下晒一晒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

桂花劫(外一首)

□ 巴山狼

有时，夏天会比磐石更执着
饱满的秋就会主动让步
想一想历经过的无数霜雪，桂树
把根往深邃里扎。让燥热汹涌
只在枝叶之外盘桓

韧性十足。他们有的是办法
比如，把明亮化作力量
蕴藏起来。在稍微凉下来的夜晚
眨着眼的星星还在陪伴着
于是把充足的香，和盛放的心事
借风，悄悄地相互传递

桂花香

阳台上的花，也有迷路的时候
盛大的天幕是你的温室
干枯的枝叶是一种冷峻的沉默
关于毁灭和爆发
是一场亘古的修行

外出归来，与一株金灿灿的树
在转角处相逢。浓郁的香
犹如秋天里愉快地歌唱
见过这静谧而执着的桂树
还有什么难以抛开
经历了旷世的高温
还有什么能把桂树击倒
秋阳温柔，穿过遍地的花香
再难熬的日子，都会
如细碎的花瓣，轻轻地落下
(作者单位：重庆市铁路中学校)



喜欢出发，喜欢旅行，喜欢去见识
远方未知的世界，喜欢像一片无牵无挂的云，
暂时逃离生活的烦琐，寻求一份洒脱自由。

朋友在小视频里刷到一个广告，游甘青大环线，两人同行不到三千元，价格着实便宜，还无强制购物，令人心动。又早听说那条线路风景美如画，因此没有过多考虑，在导游安排下，八月的一天，我们便兴冲冲踏上了去西宁的旅程。

滴滴车飞快地把我们接到指定的酒店，大堂里有两位不同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接待客人。找到我们事前联系的那一家，核对了行程，少了一两个景点，“××博物馆”变成了“××玉文化博物馆”，心里有些纳闷。又缴了导游没有说的每人150元“高原意外险”。旁边有个游客和接待员吵了起来，大约就是为这150元。接待员不耐烦地说：“随便哪家公司都一样！”

第二天，西宁雨蒙蒙，凉爽宜人。一辆大巴上坐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三十名游客。随车导游简单介绍了注意事项，然后开始核对行程，我们发现又有几个行程不对，比如武威大草原、嘉峪关、U形公路，导游说我们不去，只是“车览”。原来，那些景点不用我们脚步踏上去，只远远在车上观景，即算“车览”。最让人郁闷的是我们竟不能去敦煌莫高窟，深感被骗。

这一天坐了六七个小时的车，下午三点多来到张掖七彩丹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彩色的山，真令人惊艳！我疑惑这是天上彩虹挂错了地方，或是神女彩衣飘落到了凡间。在五色山前流连忘返，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匆匆地，我们又奔向下一个目的地。

为了这条线上的著名景点，我们每天差不多都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车，早出晚归，辛苦异常。导游把六天的行程压缩成四天，剩下的两天干啥？购物，消费！

第三天上午，我们来到举世闻名的月牙泉。尽管月牙泉的样貌已深深印在脑海，但当它真实出现在面前时，还是为它的秀美和神奇惊叹不已。绿洲上镶嵌着碧玉似的泉水，远远望去，像一抹少女的笑靥，妩媚而俏皮。水面平静至极，没有一丝涟漪，就那么蓝汪汪地躺着，与古老的鸣月阁日夜相伴。沙漠中这一眼不息的清泉，千百年来，经历了怎样的风沙雨雪，却依旧不动声色，明亮的眸子静静打量着世界的变迁。

行程最后两天，安排购物的时间可充裕了：进藏寨买银饰、逛玉器店、逛藏药店，大家掏钱买了一些并不实用且不知真假的東西。

这场来回五千多公里的旅途中，饱览了秀美的山川河谷，感受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心里满是甜蜜。如果能让我们明明白白消费，也就去掉了其间的苦与酸，那真是一场完美的旅行。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一场『五味』之旅

□ 冷月

让云阳县双龙镇竹坪村出圈的，不是竹，是橘。

七月，从竹坪村回来后，总有艳阳下泛着淡淡绿光的青橘，时不时在我的脑海深处晃荡，漫山遍野，青青精灵，实在可人。

竹坪村的山不高，却很深。既藏得住瑶台秀景，又藏得了世间果藏，藏得最多的是柑橘。也难怪古人感叹：“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杜甫也有诗言：“峡险风烟僻，天寒橘柚垂”。

村子北有仙女寨，西有金城寨，东有鼎兴岩，三寨呈“品”字形将竹坪村围出一块较平坦的凹地，站在鼎兴岩与金城寨之间的猫儿垭，7000余亩柑橘林顺坡缓缓渐次呈递，一览无余。日明天朗，微风过岗。天青，山青，树也青；草青，叶青，橘更青。如此纯粹的色调，透着远古的苍辽，隐含着质朴无华的韵味。特别是挤满眼眶的青青橘果，毫无粉饰雕琢地裸呈，一切都是原始的乡村本真。如果说天青色等烟雨，等的是迷茫的朦胧美，那么天青色的艳阳里，晒的就是满心明媚。这样的青青柑橘，青得简约，但不简单。青得明媚，也不妩媚。

当再次扫视莽莽橘林，蓦然发现一个背着背篋的农妇，从柑橘林里冒出来，仿佛一幅山水画里勾勒出的写意人物，细小如豆，却有点睛之功效。寂静山野，霎时生动、鲜活、丰腴起来。

走进林间，立于树下。光线从苍翠的叶缝间钻进来，散射着青橘，有些调皮，像跃动的绿色精灵。它们齐刷刷好奇

竹坪橘青青

□ 王志荣

地注视着我们，仿佛竖耳倾听我们的谈笑风生。微风轻摇，浮光旋转，晃得我目眩心颤，晃得我馋涎闪舌，却只能默默地把口水吞咽。

走进荆竹坪，旧时的茅篱竹舍早已变成了沿街两侧一字排开的楼房。这个时节，其他村的稻子正熟得金灿灿，竹坪村的稻田麦地里却长出了青青的橘。村支书周迎春的娓娓讲述道明了来龙去脉。二十几年前，竹坪村的村民就踏上了种橘的漫漫长路。一路走来，他们丢下沉重的农具，拿起轻巧的剪刀，像理发师一样给橘树剪枝放梢，宛如修一条条阳光大道，让不会拐弯的光线走进果子，送去甜蜜和温暖。

自然总是令人感到无限的神奇，青里居然长出黄或红来，它得在时间轴上标记多少颜色才不会错乱啊！这仿佛是演绎

一场川剧之变脸绝技。橘皮从硬邦邦变得柔软，又似参禅修行，参没有苦涩的断舍离，修一颗包容万物的柔软心，就连那橘皮上凹凸的纹理也像极了人生之坎坷。

苏轼谪居黄州时教人们炖猪头肉要“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青青柑橘，亦是如此。它遵循时令应候，暑寒更迭，自然会酸减甜增。收获的欣喜沿着舌尖弥漫，回味愈久愈浓。这才是人生最好的况味。

临别时，周支书诚邀我们待柑橘成熟后再去品尝。他个头不大，脸微微偏黑，说起话来筋杠杠的。他不光自己种橘，还带领村民一起种橘。我说他也是青橘，他不出声地抿嘴笑，提颧眯眼，像被青橘酸到了似的。

竹坪村雪藏在巴山一隅，为自己争取到了群山环绕的天穹，清风惠雨，春秋繁露，橘林得以化养，形同受于天地之德。鼎兴岩，鼎盛万家；万亩橘，橘耀竹坪。我想，每个村民心里一定都种了一片蓬蓬勃勃的橘树，挂满枝头的青橘正乐不颠颠地红起来。(作者单位：重庆市云阳县青龙街道复兴小学)